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九三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每張價目邊幣五百元

一、二、五、六分區各縣 郵局長會議勝利閉幕

健全郵政制度迅速轉遞郵件減輕民負 有重點的建立鄉郵，要和報紙發行網 通訊網整理軍勤相結合。

（本報訊）邊區郵政管理局爲貫澈華北交通會議精神，繼五月管理局郵政工作會議之後，於七、八月間分別在興縣、臨縣召開南北各縣郵政局長會議。在興縣召開的一、二、五、六分區各縣郵政局長會議，歷時三十四天，於八月十六日勝利閉幕。該會進行間，行署秘書長王達成同志曾到會講話，指示郵務幹部今後必須專業化，加強學習業務知識，掌握技術，以適應全國解放區郵政制度完全統一的新要求，因之應養成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同時，爲迎接新形勢，必須大量培養幹部，加強郵工教育，提高政治覺悟與文化知識，把郵工變成我們的政策宣傳員。繞振譽同志總結會議對各種問題的討論意見時，在說明一年來郵政工作所獲得的成績後，以自我批評精神，檢討目前郵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點是：一、在執行業務制度上，普遍存在着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現象。經會議檢查，過去業務上發生過三十九種差錯，其中就有二十二種是違犯制度性的。如：無故或藉故不發班，甚至擅自更改班期；不直封直發，積壓郵件；不退回執或退而不蓋收件人戳記；不按排單履行交接手續；不執行差錯登記制、郵件統計，以及不答覆查驗單等等。產生上述錯誤的根源，是因爲郵政幹部思想作風上還存在着自由主義與游擊習氣，以致使統一領導和統一制度受到危害。二、忽視鄉村郵政的建設。據二十一個縣一百二十四個區的統計，只有五十七個鄉村郵務所（其中許多在領導制度上還不健全）；另據十九個縣九百六十三個行政村的統計，其中由郵局組織鄉郵，或由郵工直接投遞的，只有二百零八個行政村。由於鄉郵組織不健全，致使好多地方發生積壓遺失黨報、公文郵件的現象，神府縣上次派羣衆給下鄉幹部送救災救死指示，八十里路竟走了五天，像這種因鄉郵不健全而使黨政工作受到損失的事實是不少的。至於縣級以下因亂派羣衆送信送報，而浪費的民力爲數更大。

今後爲了加強郵政工作的管理與領導，實施業務正規化，逐漸實行企業化的郵務方針，決定：甲、嚴格健全各種郵務制度：一、爲達到郵工作迅速、準確、秘密、安全等基本要求，必須健全郵路班期制度與排單制度，消滅無故和藉故誤班現象，郵工和收發員要嚴格交接手續，按規定填寫註排單。二、業務上要貫徹直封直發、隨到隨發制度，克服積壓於報及積壓郵件現象，保證各種郵件的正常速度；嚴密收寄、投收、封發投遞手續，保證郵件安全，不遺失一封信、一個回執。每遇大小差錯，都要嚴格執行查驗制度，對查驗單要隨到隨答，並周密登記每一差錯，同時並健全月賬及郵件統計等報告制度，建立會計制度，加強效率。乙、爲適應區、村工作的需要及土改後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迅速安全的轉遞縣級到各行政村間黨報公文郵件，停止亂派羣衆轉送而減輕民力負担，必須大力發展鄉郵。爲此：一、要有重點的建立鄉村郵務所（過去的代辦所一律改爲郵務所。），由區政府派專人辦理，負責管理鄉郵綫；在不增加郵工編制及羣衆同意的原則下，根據不同情況，及總結出的四種組織形式建立由縣到行政村的鄉村郵路，並建立必要而又簡明的交接手續，克服縣到村郵件倒轉現象。二、建設鄉郵時，要在縣委縣府領導下同工作團、報紙發行網、農村通訊網與軍勤整理工作結合起來，爲密切配合當前黨政中心工作，郵務所及鄉綫應首先在實驗工作的中心地區建立起來，（如配合某一地區的整黨、建政工作）在專人負責下，作好一條綫、再作一條綫。丙、在組織領導方面，今後要特別注意教育培養幹部，建立終身爲人民郵政服務的事業思想，並加強業務學習，提高技術，做好郵工的管理教育工作，嚴明業務紀律，保證各種郵工條例制度的執行。（紀）

豐涼地武游擊隊 打擊搶劫傅匪

忻縣民兵繳獲大批武器

（新華社綏蒙訊）（遲到）七月二十四日，傅匪鄂友三部騎兵五百餘，竄我豐涼二區大河溝、羊圈灣、南營盤、大窯、交界溝、大西灣、拉貴溝等村搶劫，遭我地武某部襲擊，匪倉惶向新堂方向逃竄，我斃傷俘敵五名，繳美式衝鋒槍一支、步槍一支、戰馬一匹。並解救了正在被匪吊打的羣衆多人。（子萍）

又訊：八月三日，新堂傳匪喬漢鼎保安團三名，竄我豐涼二區二蘇木等村搶劫，我游擊隊聞訊，即趕往襲擊，俘匪三名，繳步槍三支、子彈百餘發、手榴彈四枚。（豐涼二區通訊小組）

（六分區訊）解放忻城戰鬥中，我忻縣民兵繳獲潰匪大批武器，計機槍十六挺、步槍三百五十五支、各種手槍二十支、輕砲三十六門、擲彈筒四個、飛雷筒三十個、手榴彈三千一百零五個、各種砲彈一千三百七十六顆、子彈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五發、刺刀八十四把。

不堪蔣匪迫害來到解放區 國民黨長春大學校長抵哈

他對解放區熱忱歡迎學術人材，倍加讚譽 他望有正義感的人，都來解放區參加工作

（新華社東北三十日電）國民黨長春大學代理校長張德馨因不堪國民黨反動統治，決心獻身解放區的民主教育事業，於六月三日與該校職員吳子義冒險穿越國民黨軍防綫，逃出暗無天日的長春，來到解放區，於日前安抵哈市。沿途備受民主政府及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與慰問。廿日下午六時，東北政委會林楓主席與高崇民副主席特假哈市松花江水上俱樂部舉行盛大歡迎會，哈市文化界、各機關團體代表及在哈開會之東北教育代表近二百人奉邀作陪。林楓主席在歡迎辭中，對於張氏毅然離開長春來解放區參加建設工作的正義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繼說：國民黨統治區具有正義感的各界人士，現已逐漸先後來解放區，我們對於這樣的正義舉動，十分歡迎。現在解放區前方的任務是打勝仗，後方就是生產建設，東北解放區亟需各種專門人才，並培養大批生產建設幹部，我們熱誠希望各種專家學者，來和我們共同建設新的東北，新的中國。」張氏於掌聲中起立講話。他敍述了國民黨反動集團摧殘教育的情形，及長春人民切盼解放的心情，他說：「他們（指國民黨反動集團）唯恐你不墮落，最怕你接近羣衆。同解放區比，眞是一個地獄，一面是天堂。」接着他高聲熱情的說：「我們一定要把解放區如此熱忱歡迎學術人才和知識分子的事實，廣泛的宣傳到國民黨統治區去，使那裏大批有正義感的人，都到解放區來參加建設工作。」

張氏抵哈後不久，即參加了東北政委會召開的教育會議，每日必到，並且積極發言。張氏告記者說：「從這個會議，看出了解放區教育同仁埋頭苦幹，努力鑽研改進工作的作風。與國民黨在教育會議上那一套例行公事，因循敷衍，簡直成一顯明對比。」他興奮的說：「我現在能夠發表意見，說我要說的話了！但是當我做長大代理校長時，卻什麼也不能說。」他告訴記者，四月七日長春國民黨軍隊、警察、特務、憲兵即會一齊出動，將長春大學團團包圍，捕去學生教職員八十多人，他雖身爲校長，亦不免被搜查。還不到三天，又被叫往軍法處關檢查。他微笑說：「現在我經常到松花江去游泳，這就是自由」。張氏爲山東黃縣人，北平燕京大學畢業，曾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曾參加反帝同盟和抗日同盟會。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歸國，歷任西安臨大、西北聯大教授，及西安師範學院教授兼數學系主任。抗戰勝利後，任長春大學教務長兼理學院院長。去年六月任該校代理校長，曾著有「高等數學概論」等書。

隰縣市舉行騾馬大會

四路客商翻身農民紛來辦貨 成交大批牲畜、糧食、布花

（新華社晉南訊）隰縣市於八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召開空前盛大的騾馬大會。大會開始後，市內增添商號，攤販百餘家，四路客商及本地翻身農民紛紛趕會，每日達兩萬人以上。西邊永和、吳堡、清澗、延川等地客商馱來鹽，買回棉花；北邊臨縣、離石、中陽等地商人牽來牲畜數百頭，買回糧食、棉花；南邊汾城、臨汾、洪趙、吉縣等地馱來大批棉花、布、糧食，買回牲畜；四路貨物雲集。五天中，僅工商局即批發棉花九千五百餘斤，黃油五百七十六斤。門市部每日交易最多者爲棉花、花布，交易額達本幣一萬萬元以上。翻身農民爲增加生產，大批購買牲畜、糧食，大會期間共成交驢、牛、騾、馬二十五頭，糧食三百八十餘石。全市總交易額約計五十萬萬元以上。（王亢）

嵐縣一完小和十一座普小 正式開學上課

（嵐縣訊）在縣府積極籌備和羣衆熱烈幫助下，縣立第一完小、八座普小與三座民辦普小，已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學上課，各校學生多的六十餘人，最少有三十人。三區代表會的委員們，聽了分區恢復災區學校教育的指示後，非常高興，一致擁護小學文化課業務課應佔百分之百的方針，大家說：「這可鬧對了，做什務，唸書的學生就要好識字唸書」。當時他們還自動提出要募捐修補校舍，動員學生，保証按時開學。對於教員，他們亦要求政府選派好的，經縣府查批准。十九日，縣府召開了教員會議，具體討論了開學中的各項問題，及學校制度等，爲使學校教育與羣衆生產結合，決定各校用半日班、早校形式，吸收校外兒童學習。（劉波）

神府災村王家寨
訂出兩年生產救災計劃

（神府訊）全縣災情最嚴重的村莊之一的三區五鄉王家寨，遠在一九三五至三六年，被國民黨匪軍多次圍剿搶劫，一切牲畜財物，幾被全部破壞，土地荒蕪，無法生產。抗日戰爭的八年間，由於神府處在戰爭的後方，群眾在相對的和平環境下，又有民主政府的幫助，生產有些恢復，但王家寨還未恢復到一九三五年的水平。去年遭受空前嚴重的災荒及戰爭的影響，以及今年上半年荒旱疾病等，使該村今年的生產條件，大大降低。全村原有四十八戶，現減為三十六戶（移走九戶、因疾病饑餓死亡而併家的兩戶、死絕一戶），原有一百七十二人，現減為一百二十七人（男六十、女六十七），減少四十五人，其中全勞動力減少一半，半勞動力減少了四人，而老人和小孩估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九強。全村原有耕地九百二十五垧，除去年被水沖壞百餘垧，今年種了五百五十垧外，荒了二百七十垧。在作務上也比往年差的遠，五百五十垧地，估三百垧，因肥料缺，上糞的只有二百五十垧，其餘均未上糞。鋤草也只有二百五十垧，安鋤者約還種的一百五十餘垧，因落雨遲，只可鋤一遍。全村原有牛驢十九頭，賣掉六頭、死四頭，現只剩九頭，其中還有一個驢、一個驢駒，眼前只有七頭可以使用。原有羊子一百二十隻，賣掉六十隻，殺吃四十隻，現只剩下一半。此次兩年恢復生產計劃，即是在這種基礎上訂定的。

恢復生產中的困難和有利條件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恢復生產中的困難，首先是勞力缺乏，全村三十六戶中無勞力和缺勞力的有十七戶（寡婦五戶、老弱六戶、軍工屬六戶）；如果不很好的組織變工互助，進行生產是困難的。第二，缺乏畜力，全村有二十三戶全無牲畜（最近有五戶擬用收下的麥子，各買一個牲口），如果不增加牲畜，即使變工，仍不能解決畜力困難。第三，缺乏口糧，又無多大力量進行副業生產：搞運輸缺乏牲畜抵墊，熬硝尚無基礎，也沒技術；但不搞副業生產，口糧困難更無法解決。

雖然困難很多，但恢復生產也有以下幾個有利條件：一、各戶生活程度、生產條件都不相同，按目前情況看來，全村三十六戶，有辦法和多少有點餘存的估八戶，最沒辦法的為四戶，普通可以過活的和暫時能勉強過活的估二十四戶，在勞動上，除老弱小孩外，婦女都有上地勞動習慣，有兩三個婦女還會耕地，這一條件，就使村內解決某些困難和互助合作生產等成為可能。二、該村有五個積極份子，可形成領導生產的骨幹，鄉支書在該村住家，可以經常具體指導幫助工作。三、今年野菜多，可以大量採野菜，補助口糧。四、在離該村二十里路的羅家溝擬開一渡口，跑運輸比較便利；發展紡織工具無困難。五、去冬今春政府貸出米九石多，擬收回一些，再投入生產。在今後恢復生產中，必須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克服困難。

今後兩年生產救災計劃

一、恢復生產的任務與要求：全村每人每天以半斤米計算，兩年吃米一百九十二石四斗，穿衣折米十八石八斗多，油鹽日用品及支應親友等人情門戶，共需米十二石七斗。以上三項共需米一百八十三石九斗三升九。這就是全村二年的生產任務，達到這個數目，才能恢復荒年中一般的生活水平。

二、生產來源主要是農業和副業。農業方面：明年準備耕地七百垧，平常收成可產七十石細糧。辦法：（一）組織勞動力：全村現已自願組成五個生產互助小組和五人組成的生產委員會，這是比較固定性的生產組織，在各季各項生產中，組長要計劃督促檢查各組員戶，組員有困難由小組解決，小組解決不了由全村討論解決。生產委員會可以在全村範圍內調劑勞力，做到各季生產不誤農時。對完全沒辦法的和因病不能生產的人，由組調劑互助幫工。對不會打算的人，指定專人幫助管家。軍烈工屬土地實行代耕，代耕的用代耕款僱工辦法代替。這些辦法討論後大家都贊成。如果年景好轉，移走的八個勞動力，可以回來；至後年有些半勞力可變成全勞力；三個寡婦準備招夫；如此，後來可增到三十個勞動力。（二）組織畜力：全村趕今年種宿麥時，可買進二頭，明年春耕前可買進二頭，則共十四個牲口，可耕五百六十垧地，餘一百四十垧則用人工鋤種。（三）施肥：每垧以上兩馱糞計，七百垧地需糞二千一百馱，用拾糞、漚青肥辦法解決。現在有十七戶各漚青肥一窖，不足者用熬硝的鹵水補助。據有經驗的人談，鹵水是很好的肥料。（編者按：據說鹵水壞地，不可多上，請注意。）（四）鋤草：保證糜穀鋤二遍，雜田鋤二遍。（五）種菜：全村今年已種菜二十二垧，每垧最低估計可收二千斤，再加上拾野菜六千斤，可補助全村七個月的口糧（每人每天以二斤計），明年每家計劃種菜一垧，這是最好的渡荒口糧。（六）今年全村只種棉三垧，明年擬種十二垧，能解決紡織原料，供給穿衣。

副業方面：主要是運輸、熬硝、紡織、恢復牲畜。（一）運輸：今年夏鋤後即先組織七個牲口起運輸，選出王俊裕、王桂亭負總責，由高家堡馱鹽到興縣、興縣。現有十六戶入股，除牲口外，還有貸本三百萬元，牲口為六股，錢為四股，現共有九百萬元本錢（內有工商局留時底六百萬元，其紅利幫助最貧苦戶作股本，將來可使大多數人參加運輸）。秋冬兩季準備起六次，以每次每頭牲口賺米一斗，共可賺米五石四斗。明年計劃組織十六個牲口跑八次，如條件好，運輸便利，獲利更多。（二）熬硝：現在準備派兩個人去沙塌滴熬硝據點學習，回來後先按一面鍋，今年共準備按六面鍋，如果熬的好，還可增加，每口鍋以出二十斤硝計，可出淨硝一百斤，賺小米二石五斗。明年的熬硝計劃，根據今年的經驗，明年再具體訂。（三）紡織：今年可恢復廿輛紡車子和一架快機，從今秋到明年底，可有六個月的紡織時間，每個紡婦平均一天以一兩計，共可紡二百二十五斤，能賺錢子一百一十二斤半，折米一石六斗八升多。一架快機準備織四機布，用布四十丈。（四）恢復牲畜：牛驢明年可恢復到十四頭，擬於後年恢復到十六頭（因要養上有困難）。羊現有六十隻中，今年可生十五個羊羔，今年無力購買，明年如年景好轉，可恢復到原有一百二十隻的數字。

上述各項可計算的收入為一百一十三石，因穿布可自給，可節省米十八石，今年水地收入折米十石，後年上半年的夏田（二百九十垧）可收五十石，折米二十五石，總計兩年收入數和兩年支出數相比，尚缺十六石，靠明年擬增進的各項副業生產（現在尚難以數字計算）和糧菜等收入來解決（公糧負擔未計算在內）。

以上就是該村恢復生產的全盤計劃，其中有些會因為時間條件，情況的變化，在將來執行中有所改變；但一般的則可大致照此計劃逐項進行。

製訂生產救災計劃的幾點經驗

王明超　梁士堂

為了更有效的並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生產救災工作，神府縣縣委縣府會分別選擇了災情最嚴重和災情較輕以及沿河川面以副業生產為主的王家寨、杜家沙塌、賀家川等三個典型村莊，和群眾共同研究，並完全通過群眾，訂定了生產救災計劃。在訂定計劃中，一般的是採取了宣傳、調查、訂計劃和組織群眾討論計劃等四個步驟。茲將在工作中所得到的幾點經驗介紹如下：

（一）針對群眾心理，進行事實宣傳，提高了群眾對訂定計劃的信心。如在王家寨村訂定計劃時，開始大家表示沒信心，有的說：「計劃不計劃不頂事。」有的說：「遠水解不了近渴，就是訂下計劃總還得公家救濟。」甚至還有的說：「我們自己會生產，用不着公家多操心！」針對着這三種說法，我們就以「吃不窮、穿不窮，打算不到一世窮」的道理和孟家溝孟海富等三人實現了以四個月熬硝獲米三石，解決了三家十五口人口困難的計劃，賀家川賀長凱等領導全村群眾的運輸等副業生產而沒有餓死人的自救新法，以及該村都尚至等由於不會打算，不節約而被餓腫的各種具體事實，反覆在群眾中進行了宣傳，從而提醒了大家，覺得沒個「打算」是不行的。賀家川高虎駒夫妻在精確計算了自己全家九個月的收支數字，尚短口糧二石三斗八升，和杜家沙塌杜林起兒子也以同樣方式計算後，覺得尚短很多口糧時，不覺痛哭起來，他們說：「過去都是不會打算，糊里糊塗過日子，攢不住個底子，這下可把我們提醒了。以後一定好好個闖。」

（二）從計劃和即時試辦相結合：基於群眾迫切要求組織生產自救的認識了計劃的重要，並們即在與訂定各村計劃同時，試辦了當時群眾可能辦到的集股運輸生產，在杜家沙塌和王家寨，兩村即集股五百餘萬元，牲口十餘頭，還選出他們自己最信任的杜鎮懷、王俊裕等領導跑運輸，並由工商局留時底數六百萬元，其紅利將來作為最沒辦法的軍、烈、工屬和貧苦戶的股本。他們對這種作法，表示很滿意，這樣計劃當時就變成了現實的東西，不僅可以提高群眾對訂定計劃的認識，且更能鼓舞他們高度的生產情緒。

（三）通過訂定計劃，組織群眾生產自救小組，是一種最好的團結群眾生產的方式。三個村莊在開始製訂計劃時，大家都說是互不關心，各說各的困難，大家都說沒辦法。後經逐戶調查，計算出全村收、支對比數，而尚有很大虧空，以及具體提出勞力、畜力和各種生產條件的不足，又研究了應如何組織生產，渡過災荒，不餓死人的問題時，有的人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只有扭在一起[illegible]

平魯扣伏荒超過計劃

（新華社綏蒙電）平魯於最近召開區書聯席會議，總結扣荒生產，該縣原計劃扣荒一萬垧，現已超過計劃，共扣荒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六垧零五分。當縣上提出大量消滅荒地時，群眾曾有顧慮，因為去冬土改時，將個別群眾開出的荒地分給了旁人。如四區楊家窰的放牛老漢賈蓮明，開下些荒地，叫別人分了，今年便不積極開荒。於是規定：要想地人給開荒人補牛工錢和租子。同時宣傳確定地權與開荒獎勵條例，區政府做保證，發開荒證書。這樣，群眾才大胆扣荒。接着有支部的村子，即以支部來動員開荒。如四區杜家楊坡支書王旺，從區上回去，開支部會時，號召黨員開荒後，他自己首先開過三垧荒地。這村缺少荒地，他又去下紅溝交涉，撥給卅二垧荒地，分給沒有荒地的人去開。有些村子下雨遲，扣荒與收夏擠到一起，有顧此失彼的可能，但在區村幹部協同領導下，組織群眾合夥押荒，並組織婦女鋤草，騰出男人耕地。克服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為解決群眾耕牛困難，動員有牛的人去幫助沒有牛的人，並從清河買牛，四區黃土坡一個村子就從清河買回十三條牛來。牛工資根據各村的具體情形來規定，一般是牛多的村子工資就低，牛少的村子工資就高。在扣荒中，適當的調劑了荒地，如四區大干溝村荒地多，調劑小干溝、孤子窯等村荒地五十垧，又給大亮溝村撥了一部份荒地，使無荒地村有地可扣。由於採取了這些辦法，加上伏天雨水多，使扣伏荒計劃勝利完成。（趙新民）

靜樂米峪鎮等村
冰雹打壞秋田一萬多畝

（靜樂訊）六區蔡家莊、米峪鎮、郭家莊等村，於八月十四日正午，突遭冰雹襲擊，大的如鷄蛋，小的如杏兒，下了一頓飯時分。受災村莊包括蔡家莊、杏灣子、石蒜溝、武家莊、寺溝、米峪鎮、山莊頭、范家村、柴廠、郭家莊等十二個自然村，受災秋田合計一萬一千六百餘畝，受災耕地，有的村估十分之八，有的估十分之五。目前立秋已過，什麼莊稼都不會得了，群眾情緒低落。區代表會得悉後，即派去幹部確實了解災情，並和群眾積極商量其他補救辦法。（積培仁）

根據農村調查得出結論
太行土改已澈底完成
今後總的方向是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前

（新華社華北三十日電）分社記者報導：太行區黨委五月會議，明確規定「端正政策、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援前綫」的工作方針後，各縣爲深刻認識與接受這一正確方針，從五月下半月至七月上半月，普遍進行了關於工作基礎（老區、半老區基本情況）的調查研究與正確估計。這種估計對太行全區說，是有歷史意義的。

根據各縣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太行封建的土地制度已消滅，土地已大體平分，土地改革已澈底完成；雖還有些分配不均的現象，也只是很小範圍內的調劑問題，而不是平分問題。今後總的方向應該是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運動，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援前綫。茲將各縣調查所得關於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情況綜述如下：

太行是華北最老的解放區之一。經過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與合理負擔及一九四五年冬季（日本投降後）的反奸清算等運動，地主土地的大部已歸還農民。冀西各縣地主土地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晉東各縣減少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地區亦大抵如此。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以後，在秋冬兩段土改運動中提出了「澈底消滅封建，實行填平補齊」的口號，大部地區在這次運動中把土地問題最後解決了，且進一步清查了地主浮財與地財。武安二百四十三個村統計，地主原有地三十萬畝，在反奸清算中被農民算回的達二十萬畝。一九四六年八月與冬季兩段運動又算回土地七萬畝。

以最後算回來的地主土地實行填平補齊的結果，各縣農民每人均獲得土地兩三畝（地少村）到五六畝（地多村）。地主所剩土地，數量上每人平均不及農民之半。黎城縣二百零五村統計（大體可以代表一般縣份情況），一九四七年春填補後，地主每人平均土地由一四•七五畝減爲一•七五畝；經營地主由一一•二二畝減爲二•一畝；富農由一零•四九畝減爲五畝，富裕中農由七•六畝減爲五•六畝，中農則由五•一一畝增爲五•五六，貧農由三•二一畝增爲五•八六畝，赤貧由零•七八畝增爲五•五五畝。因清算覺偽人員政治問題，一千七百六十九戶富裕中農有五百六十五戶降爲中農，一萬零六百三十二戶中農有三百三十二戶降爲貧農，這說明封建已澈底消滅，中農亦已受到傷害。

但各地領導上未能及時掌握這個基本情況，與受絕對平均觀點的支配，強調「消滅封建還不澈底」，「農民翻身還差得很多」，要求繼續追擊已經不存在了的「封建」，「挖防空洞」，追「化形地主」，若干縣並在去年秋季展開大規模運動，結果是許多村莊擴大鬥爭面到總戶數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少數村到達百分之三十，嚴重的傷害了中農利益，社會秩序與羣衆思想發生了混亂，生產情緒受到影響。至去冬又有盲目強調澈底平分和片面的貧僱觀點。沙河、元氏等縣的「貧農團」或貧農封了大批中農的門，強用中農牲口大車，強借中農土地糧食，加重中農負担，社會秩序遂更加混亂，影響了各階層的生產情緒。陵川縣泉村中農冬孩說：「我只條家裏東西多，光想一下吃完。以前見糞就拾，現在也不拾啦！」沙河毛村中農楊士水家三口人，過年就吃了八十斤的一個豬。武安九區一帶，能勞動的農民不肯多種地，工匠不敢多做工，都願意自己降成貧農或保持貧農成份；較富裕的中農覺得自己遲早逃不了挨鬥爭，便抱着「吃在肚裏是淨賺」的態度，揮霍浪費。同時，各地由於對農村老支部缺乏調查了解，盲目地強調了黨內不純，某些實驗村並採取了一腳踢開老組織的左傾冒險做法，引起了村黨的混亂，許多黨員與幹部消極怠工，等待挨鬥，下台。各地實驗村整黨結果，最後證明地主富農掌握支部的現象是極少的，主要問題是思想與作風不純。老區黎城、潞城等縣去冬曾認爲農村支部有百分之四十被地主富農們操縱，但實驗村調查的結果，根本就沒有地主富農成份的黨員。

今年一、二月後，各地依照晉冀魯豫中央局與太行區黨委指示，堅決糾正左傾錯誤，端正黨的政策，挽回了這種混亂的局面。給被錯鬥的中農改訂成份、適當補償（原物存在的退還），地主富農也補得了部份土地和生產資料。區黨委又發了告農民、黨員及村幹部書，明確指出太行土地問題已經解決，號召各階層團結生產。這樣大家都覺得自己有了保障，重新積極生產；地主富農知道過三、五年都能變成份，便覺得有了希望；開始努力參加勞動；黨員們經過辨別是非功過，才明白了整黨是治病救人，有許多已決心在生產中立功抵過，開始積極參加與領導生產。許多農民後悔過去不該揮霍浪費，放下糞筐的重新開始拾糞。他們說：「鬥錯了的還補償，今後勞動發家的是真不會挨鬥爭的。」「毛主席的政策來到咱村了。」「好好受（即勞動）吧，受下是自己的！」由於幹部和農民開始積極參加生產，如內邱小西村今春翻地，牲口四十七頭，開荒九十八畝。涉縣三區十八村二十五天內積肥六萬六千馱。平順十七村開生熟荒地八百多畝。高邑治絲莊今年參軍外出二十個青年，但莊稼去年荒了的三頃多好地都種上了。高樂去年只鋤了一遍，今年已鋤過三遍。壺關西川村農民李富熙兩畝玉茭地上追肥三百五十担，馬金旺一畝金皇后玉茭連着上糞三次，光追肥就上了五十担。該村共種四十一畝金皇后玉茭，上追肥二千七百多担。但在少數幹部對端正政策與糾正左偏的必要，還了解不夠。林縣有些區幹部說：政策轉得太快了，太猛了，咱趕不上。昔陽等縣有些區幹部到村，見偏不敢糾，有問題不敢處理，怕將來政策再變。經五月區黨委召開地委會議，仔細研究了晉冀魯豫中央局檢查糾正左傾冒險主義的指示，對全區土改作了歷史性的檢討，明確了端正政策、恢復與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政與支援前綫的方針之後，又經此次各縣根據實際材料，對工作基礎做了認眞估計，才一致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即封建已澈底消滅，土改已澈底完成。說明了爲團結各階層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掃清生產道路上的障礙，就應該補償錯鬥中農與安置地主富農，分給地主富農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使其能從事生產，使所有勞動力都能發揮。同時對整黨問題也說明了主要的是改造作風問題，這使幹部與黨員的認識大大清醒，因而在掌握黨的路綫政策與執行糾左、領導生產上的自覺性大大提高。

爲建立日本人民陣綫
德田球一發表談話
日共將參與組織代表各政黨團體的全國性委員會
爲保衛國家獨立民主權利與人民經濟利益而戰鬥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東京消息：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於二十五日單獨接見電通社記者，發表關於建立日本人民陣綫的談話。德田首先指出：「目前日本情勢，有利於建立代表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甚至中小工業家的廣泛的人民陣綫。這一人民陣綫是共產黨的第一個目標，它將爲保衛國家獨立、民主、公民權利以及大多數人民的經濟利益而戰鬥」。德田根據七月間反動派對他的行刺和反罷工的行爲，深刻地分析目前日本情勢稱：「日本統治階級已再不能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進行統治，而採取了以武力及暴力爲其特徵的反動政策。政府利用麥克阿瑟致盧山的信，剝奪二百五十萬政府職工團體議價與罷工權利的行動，是對工人階級的組織實行總進攻的第一步。政府正將其希望寄托於獲得美國資本。日本資本主義的處境是如此絕望，以致沒有外國資本就不能統治多久了」。德田宣稱：共產黨將參與組織代表各團體（政黨、職工會、農會及其他組織）的全國性的委員會系統，這些團體利益依賴於自由及國家獨立。德田在分析建立人民陣綫的有利條件時，特別重視日本工農的生活狀況，他說：日本工人今天所得工資僅約達生活費用的半數，失業的威脅懸在他們的頭上。由於政府增加糧食徵收和糧食官價過低，貧農與中農正經歷着巨大的困難。農業資本的嚴重短缺，可以拿農民的儲蓄在三年中由三百四十億降到一百億日元一事來說明。大量的小工業企業都處在破產或被獨佔資本併吞的危險之中，他們最近組成了自己的組織，來進行求生存的奮鬥。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電通社東京二十七日消息：日本共產黨及左翼社會黨議員與工會及農會領袖們在東京舉行會議，決定組成一個民主民族陣綫的新組織。這個新組織的組成已經討論了很久，它將稱爲保衛民主同盟，預料將作爲工人、農民、商人和小企業家對變本加厲中的反動活動進行鬥爭的團結中心。一切民主政黨和羣衆團體均將被邀請參加。

爲蘇僑在美被綁事
蘇政府致美新照會
決定撤銷紐約舊金山領事館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塔斯社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十一日抗議美國情報機關縱容白黨匪徒非法綁架蘇聯公民後，美國政府不但拒絕將被綁架的蘇聯公民薩馬林及其家屬下落通知蘇大使館，反而對蘇聯駐紐約總領事營救脫險的柯森金娜發出傳訊和懸對敵意威脅，完全否認蘇聯領事館保護其公民自由及人權的合法權利。柯森金娜由於被白匪綁架，折磨一週之久；脫險後，又遭受美國反動派的各種威脅，因此神經錯亂，於十二日下午在紐約蘇領事館跳樓。當時，美國警察即破壞外交慣例，闖入紐約蘇領事館，將受傷的柯森金娜劫持而去，並拒絕蘇聯人員探視柯氏。蘇聯駐美大使潘友新十四日爲此曾再次向美政府提出抗議。美政府於十九日在其覆文中，不但無理拒絕蘇大使的抗議，反以蘇駐紐約總領事羅馬金拘禁柯森金娜、違反外交官員職權一等橫蠻汚衊爲藉口，要求羅氏離開美國。蘇聯駐美大使館乃於二十四日代表蘇聯政府，向美政府致送正式照會，其中除逐一駁斥美國覆文中的強詞與無理譴責外，宣佈蘇聯政府的決定如下：（1）蘇聯在美國紐約與舊金山兩地的領事館決定立即關閉，因爲他們已不能正常地執行其職務；（2）根據蘇美雙方互惠的原則，蘇政府認爲美國在海參威的領事館應即關閉，蘇政府與美政府間於美國在列寧格勒開設領事館的諒解亦應失效。

又訊：眞理報二十二日在評論美政府縱使白黨匪徒綁架蘇聯公民，並捏造他們的名字發表反蘇誹謗一事時，痛斥美國特務機關對蘇聯公民無與倫比的挑釁，並指出：這是美國反動派以此來掩蓋其外交政策失敗的企圖。美國工人日報指出：蘇聯公民的被綁架與美國反對全世界進步勢力的秘密計劃有關。該報又稱，這是美國陰謀破壞蘇美和平的驚人透露。但是，如果這些陰謀家以爲人類將選擇危機與死亡而放棄解放的前途，那將是瘋狂的。

蔣匪「改革幣制」無效
各地物價上漲黑市活躍
蔣匪圖用暴力壓抑物價上漲

（新華社陝北卅日電）綜合各方消息：國民黨政府於實行所謂「改革幣制」，以及「限制物價」、「禁止黑市」後，其統治區內京、滬、平、津、漢口、徐州、杭州、成都、貴陽、西安等各大城市，日來物價無不上漲。黑市也繼續活動，以國民黨政府的經濟中心上海爲例，「棉花、棉紗、麵粉、雜糧、香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較前一日均有上漲」（路透社廿五日電）。據有最近獲得的僞金圓券[illegible]大批商人、「已開始擾亂市場，囤積黃金美鈔的人，已改而囤積物品」（合衆社二十四日電）。僞上海市政府於二十五日發表的批發商品指數，也承認：「八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物價平均上漲百分之十五」。據合衆社廿四日消息：上海市當局已爲物價仍然上漲的一傾向所震驚，於二十四日逮捕「奸商」魚肉商販百餘人之多。經濟特務及警察正在任意闖入一切證券市場、銀行、貨棧、糧行，進行檢查並捕人，甚至闖入文具店，將一商人拖出來」，與以拘拿和監禁。

因此，如美聯社記者廿五日所報導的：上海商人正「把貨架弄清，來報復政府凍結物價於八月十九日水平的命令。上海各主要食品市場上，今日（廿五日）猪肉很少，活雞幾絕蹤跡。以不新鮮的魚類，以八月十九日上等貨的高價格出售。豆腐以最高價限定價格出售，但數量卻減少了」。

其他各地，蔣賊正在大批逮捕商人、小販，企圖以法西斯的暴力手段壓抑物價。據匪中央社連日報導供認：經濟特務及警察，二十五日在南京逮捕商人四名。青島逮捕金銀黑市商人五十三名。貴陽逮捕肉、米、鹽商數起。成都於二十四、二十五兩日檢查商店、紗廠、鹽店數家受罰，銀元販兩名被捕。西安已有百貨、藥房、理髮等八家商店，各被勒令停業五天及罰僞金圓券三十元。天津百貨、[illegible]業數家，被分別勒令停業三天或交所謂「特種刑庭」。華中前綫的徐州）共逮捕米、肉商人及銀元小販百餘人。其餘如北平、廣州、漢口、南昌、杭州、濟南等地，亦因物價上漲，而在大捕商人。京滬路沿綫各地，黑市非常活躍。

上述這些情況，證明國民黨政府的所謂「改革幣制」，它所發行的「金圓券」，依然騙不了人民的；漂亮的欺瞞，而所謂「限制物價」、「禁止黑市」的「緊急處分令」，則不過是對所有反對這次大掠奪的各階層人民採取法西斯的暴力鎮壓而已。但是這種暴力鎮壓決不能維持「金圓券」的「信用」，正如它之不能避免「法幣」的破產一樣。

我們的檢討（一）

晉綏日報編輯部

根據分局宣傳部「關於去年土改中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左的偏向與錯誤的檢討」的原則精神，將我們今春檢查去年的報紙時，所發現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偏差和錯誤，特別是在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所犯的偏差和錯誤之檢討，特於紀念「九一」記者節之際，選擇比較典型的事例，分別整理發表。這些檢討可能有許多是不深刻的，甚至會有偏差的，希望讀者指正，幫助我們嚴格地揭發我們的錯誤，並更好地接受過去之經驗教訓，提高思想，並互相學習，使報紙在宣傳黨的政策上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或少犯錯誤，使報紙更完善地開展正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與羣衆的聯系；使報紙更好地成爲貫澈黨的政策與改進工作的有力武器。

關於張紅奴服毒事件兩次通訊的處理之檢查

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報二版通訊，「土改後的保德化樹塔，貧農單身漢張紅奴服毒幸得救」，作者是保德工作團盧晨徵同志，和原任該村支部書記張金駒同志。這篇通訊寫的是去年七月中旬的事情，開頭寫着土改後，有些地主進行挑撥報復活動——有的遇到中農、村幹部（分果實少）就指天劃地地唱梆子腔「打下江山宋王爺坐，損兵折將是楊家的人」，還有的拿上鐝頭在農民上地的路上以死相脅威。這些事情引起農民極大的警惕。又，當時天旱糧缺（全村只剩卅斤義倉糧），但有個別農民不好好動彈，不仔細過日子，等待救濟，等待再分，增長着農民內部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農會開分糧會時，提出了貧農張紅奴的問題。紅奴在土改後分過一石二斗糧食，因沒有量入爲出，三兩個月就都花完了，大家對他展開了批評，因爲他拒絕批評，後來大家批評得就更激烈些。他一時想不開，回家服了毒，他哥哥發覺之後，三四十個農民守着他，忙亂了一夜終於救治過來。接着又寫到因爲有幾個地主對這件事情幸災樂禍，嘲弄農民，激起大家憤怒，又專門鬧了一次會，對那幾個地主進行了鬥爭。這次會表現了張紅奴等立場明確，鬥爭勇敢，也表現了中農和貧農一同鬥爭地主的團結精神。最後寫到對於那次批評會的缺點，黨的分支會上和農會委員會上都作了檢討：「那一天，眼看紅奴吃架不住了，人們也火了，咱們也火了，是硬扭住的檢討哩。沒有一些「住勁」的研究，險些兒傷害了咱們的基本羣衆，這個缺點可再不敢忘了。」張紅奴也在農會上反省了自己的不對，立誓改過，以後果然好好勞動起來了。

這件事情，本來我們應該鼓勵他們沿着這個方向繼續前進的。這就是說，第一，我們應該讚揚該村中貧農團結一致，對付企圖報復的地主，並且勉勵他們以後更好地團結，警惕與防止地主的破壞活動；第二，我們應該讚揚該村農民內部批評自我批評的精神，並且勉勵他們更好地發揚這種精神，使張紅奴及其他農民都變得更覺悟，更健強。但是由於當時看到有些地方在分配果實中，中貧農間對於分配原則有某些分歧意見，甚至有誇大某些貧僱農的勞動不好與浪費等毛病，以此來打擊貧僱農的現象，同時在強調發動貧僱農的影響之下，我們便把這方面的現象在觀念上片面地誇大起來，以至產生與增長着對中農不正確的看法，對團結中農的方針發生了動搖。因此，結合着這篇稿子，前面寫着地主的挑撥離間，後面寫着批評會上有中農參加，批評得又很激烈，特別是一個鬥爭地主堅決勇敢的貧農單身漢，因爲幾斤米竟被批評到尋死的地步，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值得警惕，須得深加探究。因此，我們就在「編者讀後意見」裏鄭重提出這一問題，並且錯誤地提出在分糧會上是否有「中農情緒」作怪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沒把問題看作一個農民內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而把它看作一個打擊貧僱農的問題了。這也就是把一個農民覺悟提高、加強團結、警惕與打擊地富反攻的具體生動的材料，當作一個農民間、中貧農間有不團結的問題來處理，結果，把貧僱農引上脫離中農的道路。

十二月十七日四版，又刊載了有關這個問題的三封信——化樹塔貧農小組、張金駒與盧晨徵二同志的來信。這是讀了上述「編者讀後意見」後寫的。他們寫了張紅奴的身世（父親手上有卅來垧地，到他長大時民故都賣了。紅奴廿一歲後就到閻錫山部隊當了十二年兵，從此習染了浮華好閑等毛病，三七年回家，在政權下贖回、退回八垧半中常地，每垧通產五斗，但他勞動不好，前年才打了兩石多粗糧），又寫了批評、服毒與獲救經過，和他們自己檢討的經驗教訓。貧農小組和張金駒同志的檢討，是受了我們所寫的「編者讀後意見」的影響而產生了偏差。如張金駒同志談「我當時聽到中農說的也有理，思想上就站在中農方面……」又貧農小組信中則是這樣寫着：「開會吃米是我們提出來的，我們也主張批他的錯處。臨到批評時，中農也插上了嘴。中農說話的人多，話把把上帶點眼紅着哩。中農看不慣貧農穿的排場。我們一股勁批評紅奴，中農才越來上勁兒了。反正是我們不同意，這會開不成、紅奴也服不上毒」這竟，完全和中農對立起來了，並且把張紅奴服毒錯誤地歸咎於中農。但在另一方面，貧農小組來信亦如張金駒同志信中都曾講到的，說：「我們也主張批評他的錯處」，該信中並且說到張紅奴服毒後，有幾個跟他有同樣毛病的人說：「你們一天價可是個批評，批評，這可批評下個好了，我看你們再批評？！」好些人也都想的歇後怕起來，但他們更加互相勉勵地說：「咱們裏頭，往後誰要有毛病，還是要批評哩，裝住不說了對咱們可不好。」盧晨徵同志信中更特別強調堅持要繼續在農會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

但是，這時我們只是接受了貧農小組與張金駒同志信中那些脫離中農的檢討，（這主要是「編者讀後意見」影響的），我們卻又拿來證明我們意見的「正確」，說張紅奴服毒事件的經驗教訓，最主要的就是要從立場、觀點、情緒、各方面，使貧僱農與中農完全分開（其結果就是使貧僱農和中農對立起來）。至於對此問題應看作農民內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及應鼓勵繼續在農會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建議，我們根本沒有考慮，更不說從貧農小組與張金駒同志某些檢討中及補充敘述事件經過的材料中去發現問題了。我們的編者按語中這樣寫着：「自然，因張紅奴服毒之不幸事件發生，而遏止與取消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錯誤的，事實上也沒有取消，也不能取消」，「但問題是在於如何學習掌握與運用這個武器，這特別是領導者的責任。要看情況，與看對象，否則，就會是揠苗助長，事與願違」，又說「就是土地改革後的村莊，就是貧僱農的基礎與核心，也還只是嫩苗苗」，：這些話的意思是說對貧僱農不可輕易使用批評自我批評武器。同時編者又強調：如果要批評的話，也是要單獨開貧僱農會，不要在農會上批評貧僱農。在盧晨徵同志信中所有提到要在農會上繼續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的地方，我們都加上「這裏應該是貧僱農會上」一類的按語。有一個地方，盧同志說：「一本貧僱農扶助貧僱農的目的，適當的：：在農會上展開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在「農會上」下面加上按語：「這裏應該是貧僱農會上。當然在農會上也應該有批評與自我批評」。

從上述舉例中，不僅看出了我們當時排斥中農的情緒到達了何等嚴重的程度，同時又把經過土地改革後的貧僱農，說得那樣稚嫩和軟弱，這充分說明了我們十分缺乏向客觀與實際虛心學習的精神，更缺乏與沒有虛心考慮與自己相反的意見的精神。而是合乎自己主觀的東西就完全接受過來，不合乎自己主觀的東西則一概拒絕，甚至強詞奪理地、加以錯誤的反駁。這樣，自然就不可能及時發現錯誤與修正錯誤，堅持眞理了。這樣，就必然會使錯誤更加發展。這是我們應該今後嚴重警惕的！這是我們應該從這個檢討中應牢牢記取的最主要經驗教訓。

對「反黨八股以來技術觀點」一文的檢討

去年「九一八」檢查我們編輯工作中的「客里空」時，左的偏向即已發展。比如在「反黨八股以來的技術觀點」一文中（刊登九月十九日報上），揭發了在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嚴重的技術觀點與不良現象，但卻沒有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上，全面地加以考察與分析，以求得恰當的認識，取得經驗教訓，而犯了孤立地抓住某些現象，片面地調和毛病，以致把某一時期的從屬的或部分的現象（如有一個時期過分的從技術上強調了導語與分條寫法等），當成是主要的或整體的。結果，認爲反黨八股以來（一九四二年以來）「非但未收到眞正反黨八股的效果，而且在工作中更發展了技術觀點。」「完全忽視了新聞工作者應以政治爲第一的原則」等等。而對於當時（反黨八股座談會以後）的一些重大改進，卻沒有給以必要的估計。反黨八股座談會後，會糾正了過去過分重視國際國內新聞，忽視地方新聞的錯誤，並進行了改版。在編排上把地方新聞提到第一位，國內、國際次之的方針。以後報紙與邊區羣衆在某種程度上有了聯系，在一九四三年的減租保佃運動與一九四四年的大生產運動中，起了它一定的宣傳作用（雖然當時在某些報導宣傳中，包含一些右的偏向，並有不少的客里空的東西，助長了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的作風）。當檢查我們編輯工作中的「客里空」時，對於這些方面，卻未加考慮或考慮的很少。產生此種偏向的根源，主要的是由於在反右的空氣下，對抗日時期的工作的估計不夠全面，甚至在部分同志思想中，有嚴重的絕對化觀念，有割斷歷史，否定過去一切的傾向。

從一則土改消息中來看我們在某一問題上的絕對觀念

去年十二月九日本報一版，刊載了一篇題目是「平魯羣衆拋棄貧僱農」的消息，這是平魯工作團組長聯席會議的檢討，這個檢討的觀點所表現出來的偏差，是和當時工作中所犯的左的偏向與錯誤分不開的。但在我們處理這一消息中，又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錯誤的按語。從這些按語中，典型地說明了我們在去年土改中，怎樣更加油地宣傳了羣運中的左傾的偏向與錯誤。

稿中檢討到平魯土改中，因怕團結不了中農，所以沒有首先發動貧僱農，沒有以貧僱農爲骨幹，去團結中農。這裏批評了不敢放手發動貧僱農右的偏向是對的，但原稿中同時又提出了不應怕團結不到中農，認爲開始宣傳「貧僱中農大團結」也是不妥的。這就把發動貧僱農與團結中農對立起來。而我們在稿中卻又提到眞正好的羣衆時，在下面加上了「應該是貧僱農」，又在「相信羣衆並大膽的放手的發動羣衆自己起來幹」的下面，加上了「這裏所指的羣衆，應該更明確指貧僱農」等按語。我們肯定並更加鼓吹了此種拋棄中農的錯誤傾向。這是從檢討批評拋棄貧僱農走上拋棄中農，從這一偏向走到另一偏向的典型例子。

這種絕對化和偏激的觀念和思想方法，是何等的危險！這是我們應該常常警惕的。